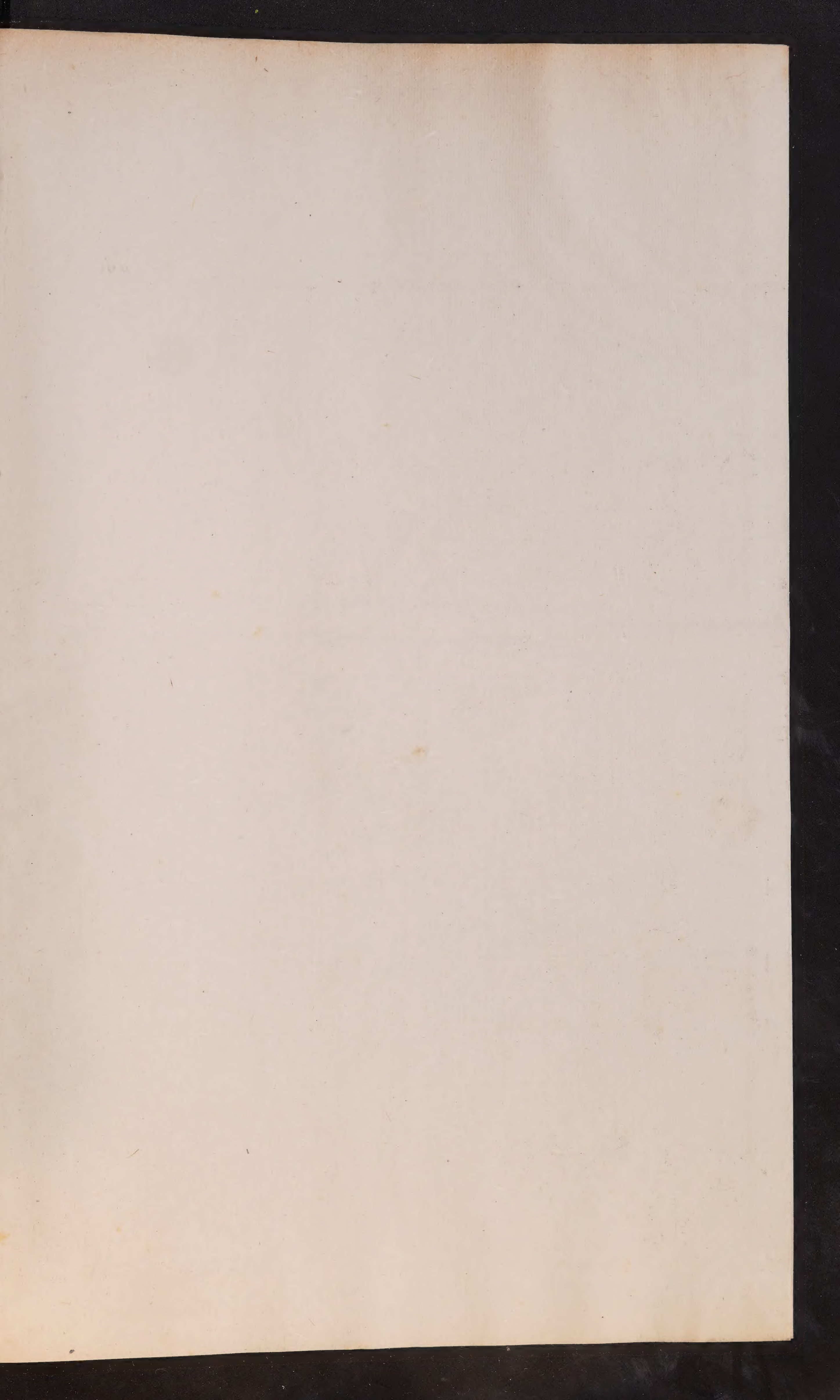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十七

平天下格 凡三綱二十目

公好惡

用人

學校 禮樂政教附　舉措　課功　任相

任將　六官

理財

脩虞衡 貢賦附　抑浮末 禁淫巧奢侈附　飭百工

屯田 授間田水利附　馬政　轉運　勸課

禁奪時　省國費 冗官冗兵冗役之類　慎賞賜

蠲租　薄斂　恤窮　賑濟

臣若水序曰平天下何以言格物也程顥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至也者知行並進之功也於平天下焉而至之也至其應天下之理也故大學平天下章以絜矩以好惡以忠信以仁義言之無非吾心應天下之理也是故公好惡焉其要矣其用人焉則學校也舉措也課功也任相也任將也六官也其理財焉則脩虞衡貢賦也抑浮末也飭百工也屯田水利也馬政也轉運也勸課也禁奪時也省國費也慎賞賜也蠲租也薄歛也恤窮也賑濟也皆天下之事理

也人主讀是編焉感通吾心平天下之理念
念而知於斯存存而行於斯以有諸己則
格物之功庶乎於平天下而盡之矣

公好惡

○詩大雅假樂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
由群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臣若水通曰此詩人願王者之子孫其適爲
天子者公以任賢也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
匹類也群匹謂衆賢也言願王者有威儀声
譽之美秉其好善惡惡是是非非之公心無
私怨私惡以任衆賢是能受無窮之福爲四

方之綱矣夫好賢而惡不肖人之本心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百志惟熙者能之若夫本心不明以異同爲好惡則賢者必以忠直而見怨惡怨惡之私生於中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矣故唯仁人能好人能惡人無怨惡之私故能率用群賢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片賢致治而受安富尊榮之福於無窮而爲四方之綱矣君者朝廷之綱朝廷者天下之綱綱舉而萬目張故天下治矣夫以四方之綱無疆之福人才之盛由於上

念好惡之公如此可不謹乎成湯之立賢無方武王之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宣王之任賢使能是皆本於好惡之公而卒獲其應者也

伏惟

聖明以古聖賢爲法存公正之心以爲用賢受福之本則休明之治自臻矣斯世斯民何其幸耶

○大雅泂酌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臣若水通曰此詩召康公戒成王而作也泂遠也行潦流潦也餴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

乃再烝也饎酒食也豈弟樂易也君子指王也言遠酌彼行潦之水挹之於彼注之於此而澄渟之則濁者以清猶可以烝米而爲酒食矣況此豈弟之君子能以民心而爲己心凡有所好也好民之所好而好以天下凡有所惡也惡民之所惡而惡以天下則好惡通乎民心而一毫己私不以與乎其間矣是以民之仰之戴之者尊之如父而有父之尊親之如母而有母之親自固結而不可解自眷戀而不忍離矣豈不謂民之父母乎是則民之尊親之至者非私之也以君子好惡之公

有以動之一天理之自然者也則夫有天下者烏可橫之以私作好作惡而不以天下之心爲心邪

○春秋昭公十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臣若水通曰左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種也鼓人或請以城叛而降晉荀吳不肯受左右曰師徒不勤勞而可坐得一城何故不爲荀吳曰我聞諸叔向好惡無有過差使民曉然知其好惡之所在則事無不濟也或以吾城叛而歸敵吾所甚惡也今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可惡者則

於甚可好者將何處之若受其叛而不推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吾力所能則進而取之力所不能則退而舍之量力而行之不可欲急得城而近奸邪之人所喪失滋多矣乃使皷人殺其叛人而繕脩守備 臣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好惡之公也好惡之公實自正其心始心正則誠矣誠則明明則知千萬人之好惡即一己之好惡誠則公公則以一己之好惡而爲千萬人之好惡也荀吳郄皷城之叛而自其心之好惡推之庶幾近於道乎惜乎未能擴充之以成王佐之才也歟

○禮記坊記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

臣若水通曰書稱清問下民謀及庶人所以廣聰明也蓋天下之道理無窮而一人之聰明有限故政教之施必參酌乎庶民之言而後盡善盡美也如是則能合人情而宜土俗其行之也無弊其利之也無窮下民之悅之真若天之膏澤之降施於上矣苟惟任一己之私好民之所惡惡民之所好則拂人之性矣故謂之犯上既犯則下亂膏澤不下於民而下民不天上之所施矣豈不背叛而爲亂

哉或曰九重深邃民言何自而達君亦何自
而酌之也曰詢之左右詢之群臣詢之庶民
而又命使以觀風問俗於天下民之利病莫
遁其情君則酌其至公至當者而施之則民
雖未言君固已逆探其欲言者而播之雖不
中不遠矣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惟
聖明留意焉

○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
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
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臣若水通曰好惡者不必行勸懲於天下而

天下從違而趨避之者也蓋天下之民同此心也同此情也則亦同此好惡也上感而下應蓋有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者矣

○緇衣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二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

臣若水通曰章明也所謂明明揚側陋也癉病也所謂維王之卭也善者明而揚之爲士爲大夫爲公卿所謂五服五章是也惡者病而去之移之郊遂迸之四夷所謂除惡務本是也夫公好惡者則民化之亦好其所好而惡其所惡合天下之要何以外於此哉

○論語子曰唯仁人能好人能惡人

臣若水通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也但有一毫私意以雜乎其間斯有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者矣故好惡得正唯仁者能之蓋仁者之心渾然天理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故因人之善而好之好非以己而無有作好也因人之惡而惡之惡必以物而無有作惡也何有於親愛賤惡之辟哉雖然常人之好惡所係猶小也若夫人君之情有所好惡則或爲刑賞或爲用舍或爲予奪或爲黜陟或爲生殺一失其正將拂人之性

而使天下蒙其禍且不免於逮身之菑矣可不慎歟

○孟子曰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於雪宮告齊宣王之言也因宣王有賢者亦有此樂之問故告之以此言君民一體上下一心爲人君者能以民心爲己之心如飽煖安逸民之樂也君則見民之樂猶己之樂而懽欣之情有所不能已焉民則曰君之樂吾樂也是愉悅之情同我

矣吾胡爲而不樂君臣之愉悅乎饑寒勞困民
之憂也君則見民之憂猶己之憂而痛惶之
情自有所不能已焉民則曰君之憂吾憂也
是哀怛之情同我矣吾胡爲而不憂君之哀
怛乎夫樂民樂而民樂之是以一己之樂爲
天下之樂非私樂矣憂民憂而民憂之是以
一人之憂爲天下之憂非私憂矣夫得民之
情是得民心也得民心是得民也如是而不
王於天下者寧有是理哉齊王以雪宮爲樂
是樂以一己之私矣孟子以是告之所以擴
天理遏人欲而引之當道志於仁也足爲萬

世人君審好惡之法矣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荅門人萬章之言以見大舜憂喜好惡純乎天理之公也萬章以所聞父母與象害舜之事而舜則見而喜之之情為問言舜父頑母嚚象傲日以殺舜為事

故使之治粟廪去其梯而焚之又使之掘井舜從旁空而出父母不知又從而以土揜井象言謀揜蓋殺舜於井中者皆我功故牛羊倉廪皆與父母干戈琴張皆當與我二嫂舜之二妃當治我棲乃往舜宮而舜已在牀鼓琴矣象乃言我思兄之切鬱陶而氣不得伸故來見爾象此時甚有忸怩慙愧之色舜乃言曰我有臣庶之衆汝其治之萬章既述此言而問以爲舜果不知象之將殺已故喜之如此歟孟子告之以爲舜豈有不知象之殺已但舜大聖人也天理之全人倫之至常知

有弟之親而不知有象之惡故以[illegible]有讀盖之憂則憂之情亦與象同曰至[illegible]以使弟至此也於象有鬱陶之喜則喜[illegible]情亦與象同幸得以遂天倫之樂也一憂一喜皆在象而舜無與焉其好惡一天理之公也人君於人倫物理之際可不以此體認於心乎

○國語周語王孫說曰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其喜怒取予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德義而已

臣若水通曰說周大夫賞得其人罰當其罪是爲德義夫取予施舍喜怒君之大柄也不

擬議以求公正之歸何以執大柄以示好惡之則於人乎爲人君者可不取說之言執大柄以御天下哉

○晉語史蘇曰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常

臣若水通曰史蘇晉大夫占卜之史也好者好之惡者惡之樂則説之安則居之得好惡之正故能有常而不變夫君子乎其心以知其情故好惡安樂不違乎天天也者常久不變之道也觀獻公之於申生好惡安樂拂人之情戾天之常甚矣君子是以知其難作也

爲人君者可不鑒乎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散騎常侍賀琛啓陳四事其三以爲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筲之人旣得伏奏帷扆便欲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心存明恕惟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長弊增姦寔由於此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

臣若水通曰此賀琛陳說於梁武帝之言也吹毛以求其疵擘肌以分其理言其苛刻繩

逐者繩糾其過失而斥逐之也夫好惡之公
私在邪正而已爾故公平之政行則好惡公
讒慝之說行則好惡不公矣賀琛之言亦救
時之弊也然人君好惡之公在正其心而已
心正則孰爲公平孰爲讒慝孰爲邪孰爲正
而趨舍之歸自定矣

○唐太宗貞觀五年十二月上謂執政曰朕常恐
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
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
諫安能諫人

臣若水通曰喜怒情也賞罰政也政生於情

也太宗既責臣下之陳諫於君又責以受諫於人可謂能絜矩矣然情生於性性生於心心性者政事之根本也太宗誠知養其心性而臣下之所以輔導者皆不外是則發之而爲情達之而爲政無弗善也惜乎君以納諫名臣以直諫顯徒事其末而不深探其本故諫愈多而過愈著其不足以望先王之治有由然矣故君臣相與以有成須於本原求之記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信夫

○貞觀十年十二月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

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爾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事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臣若水通曰寶藏恒情之所好也而不好焉專利之臣恒情所不惡也而能惡焉輕百萬之緡而重賢才之士太宗之好惡可謂得其正矣然而一事如此而他事或有不然者豈非體認天理之功未知而本原之學未之講

邪

○貞觀十七年四月以楊師道爲吏部尚書初長廣公主適趙慈景生節慈景死更適師道師道與長孫無忌等共鞫承乾獄隂爲趙節地道由是獲譴上至公主所公主以首擊地泣謝子罪上亦拜泣曰賞不避仇讐罰不阿親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違也

臣若水通曰太宗謂賞不避仇讐罰不阿親戚此公天下之好惡割骨肉之私愛而公主之請不行所以能成貞觀之治也凡爲天下國家者於好惡不可以不慎焉

○貞觀二十一年上謂侍臣曰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才有能有不能朕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人主往往見賢則欲寘諸懷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臣若水通曰不疾勝己不沒人長敬其賢矜其不肖不惡正直兼愛華夷太宗之好惡可

謂公矣所以成莫大之功而爲唐配天之主也後之人君尚取法之哉

○宋徽宗崇寧二年九月令州縣立黨人碑蔡京又自書姦黨爲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臣若水通曰人之生也直好惡之公出於性生者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行也蔡京以才智自雄黨碑之立是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矣反不若一石工之明者何哉盖由安石學術之辟故好惡之僻塗天下之耳目蔽天下之聰明故京迷而不自知也夫豈其智弗若歟其術使之然也若安石者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者邪或曰京狐媚也豈足以人道齒之後之人主見如此之人尚謹所好惡焉

○元仁宗延祐七年四月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等進賢而爲人獻帶是以利誘朕也其還之

臣若水通曰古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此好惡之公也仁宗不爲七寶帶之獻而責近臣以無賢人之進其爲幾近是乎甚矣近臣之難禦也狎之則玩其威忽之則投其好故夫明王聖主正身脩德防漸謹微必自貴近始使之窺見其隙鮮有不以利誘其君者矣周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其仁宗之謂與雖然君人者無乾健離明之德其不爲奸臣之所入者幾希矣

○國朝憲綱風憲存心須用明白正大不可任一已之私昧衆人之公凡考察官吏廉貪賢否

必於民間廣詢密訪務循公論以協衆情毋得
偏聽及輙憑里老吏胥人等之言顛倒是非亦
毋得搜求細事羅織人過使奸人得志善人遭
屈
○又曰所至之處博采諸司官吏行止廉勤公謹
者禮待之薦舉之汙濫奸佞者戒飭之糾劾之
勸懲得體人自敬服大抵心正無私則事公當
臣若水通曰大禹謨曰稽于衆舍己從人罔
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夫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故小民至愚而神是非善惡靡不明且公也
皇祖以舉措命憲臣而必使之循公論以協輿情

人自敬服蓋義是非之心即人是非之心也至於一則曰存心明白正大二則曰心正無私眞可謂知好惡之本哉

○憲綱原設旌善亭申明亭但有損壞行屬脩理榜示姓名行實使善惡知所勸懲

臣若水通曰書云爾惟風下民惟草孔子之告康子亦此意也是故爲之旌善爲之申明爲之榜示行實則好惡明而民之趨善避惡也易易爾昔成湯播告之脩不匿厥指豈非豫示好惡於民哉夫明示好惡者在君申好惡之實而達之於民者在有司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十七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十八

學校一 禮樂政教附

○易蒙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臣若水通曰初六以陰居下而不正下民之蒙者也爻言上之治蒙當有發之之道明刑以示之使知所畏懼而感悟其良知去其蒙蔽如脫去其桎梏焉然必有脫其桎梏之心乃可若過此而往專用刑法以爲治則民之蒙不能發矣故有吝也夫人性本然之善蔽於蒙昧猶桎梏也桎梏去而眞性全懲之以威去其桎梏者也故書曰明於五刑以

弼五教又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教者以發蒙為功蒙之不亨教者之咎也故威以懲之使歸於德化之中教得其道而蒙者亨矣賢才不由是出國家曷勝其用耶

○書虞書舜典舜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臣若水通曰此帝舜命契以掌教之言也親者相親一體之義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教之官也敷布也五教者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布而為

教令也敬者心之主一而教之本也寛謂寛裕以待之也盖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假外求惟教學不明則無以開發其良心故不相親不相順教也者所以開發其良心而復其本然之理也故舜因禹之讓又申命契仍爲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寛裕以待之使其優游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已矣 臣謂由百姓不相親各自以其心爲心而無同胞共與之公各以其形骸分爾汝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皆如路人五品所以不順其理也故舜命契敬

敷五品之教所以明其相親之理而使相遜則天下無事矣此唐虞三代之治必先於建學立師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有司之所以選舉朝廷之所以擢用皆在人倫物理德行道藝之實所養所用皆出於一後世立教或以詩賦或以訓詁詞章徒事口耳而不可推之天下國家此學問政事所以分爲二事治之所以不古若也有志於治者尚其致之

○舜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臣若水通曰此帝舜命伯夷典禮之言也典
主也三禮者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
秩宗者呈叙次百神之官伯夷臣名夙早也
寅敬也直者心無私曲也帝舜咨問於四岳
在廷之臣有能典主我天神地祇人鬼之禮
者乎四岳遂舉伯夷舜乃然其舉呼而命之
曰爾作秩宗之官當早夜致敬敬則内直無
有私曲之萌則其心潔清心潔清則德足以
通神明而可以感格矣帝舜命伯夷專言祭
祀而不及乎他者何邪蓋事神實難而三千
三百之禮皆本於敬也

○益稷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臣若水通曰此夔述作樂之功用也戛擊考擊也鳴球玉磬也七絃爲琴二十四絃爲瑟咏者人歌聲也虞賓丹朱也群后助祭諸侯也下堂下之樂也柷敔節樂之器也笙竹音鏞鍾金音也夔言樂之始作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歌咏之聲是時丹朱在陪祭之位與助祭諸侯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始則擊柷以合之終則櫟敔以止之笙

鏞之音與咏歌而迭奏是時則見鳥獸無知
亦蹌蹌行動相率而舞簫韶至九變則見鳳
凰靈鳥亦且來舞而有儀容則物無不和可
知矣夫感神人和上下格鳥獸致祥瑞作樂
功效之大感通之妙如此爲人君欲化成天
下位育天地萬物者可不講求之乎

○周書武成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臣若水通曰此周史臣述武王政治之大事
也五教者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典之
敎也敎以厚倫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
遠皆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以甚

重焉者也孟子論王道使民養生送死無憾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其言蓋本於此人君欲行王道者盍於此求之哉

○洪範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臣若水通曰箕子衍洪範皇極之疇此言庶民也有猷謂有謀慮者有爲謂有設施者有守謂有操守者念之不忘之謂也不協于極未合於善者也不罹于咎不陷于惡者也受之者受教之也攸所也錫與也福爵祿也

有猷有為有守三者其材質可進於大道君
之所當念念不忘而進之也未合於善不陷
于惡材質中人也進之則可以為善棄之則
流於惡君所當受教之而不拒也念而深進
之受而與進之各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之
也由前二等之人而造就見於外而有安和
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既觀其
色又聽其言知其為善則錫之以爵祿而是
人斯其惟皇之極矣宋儒程顥言於朝曰治
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夫人君於天下
之人當隨其才而成就之使賢者能者各以

時見用於朝則風俗日厚而王道可幾矣後之人君有志於圖治者可不務乎

○詩大雅棫樸篇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臣若水通曰倬大雲漢天河也章文章也周王謂文王也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遐何也作者鼓舞振德之意此詩美文王教化成賢之隆也言雲漢之大則爲章於天矣文王壽考何不作成人才如是乎養士莫大於學校學校者固教化之地其所以鼓舞而作興之者實本於君心之德爾故棫樸詠歌我我

髦士桓桓六師人才可謂盛矣而必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蓋必有文王之德享文王之壽而久於其道則在位一日聖德薰蒸於一日在位百年聖德薰蒸於百年然後禮樂興而教化成賢才出而天下治矣不然徒有學校之設苟無聖德以爲鼓舞作興之本如漢明帝開辟廱衣冠縉紳環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而卒無以成教化之功學校之設徒爲粉飾虛文而已安得眞才以爲實用哉

○大雅靈臺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廱

臣若水通曰此詠文王教化之詩也虡者植木以懸鍾磬其橫者曰栒業者栒上大版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樅者業上懸鍾磬處以綵色爲崇牙其狀樅樅然也賁鼓大鼓也鏞大鍾也於歎辭論倫理也辟廱澤也辟廱天子之學也言文王之樂於其虡業則樅樅然其賁鼓與大鍾既作而有倫文王則樂於辟廱矣文王鍾鼓之樂作於辟廱者何蓋古者首以禮樂而教胄子也故文王於辟廱之中既教之養老習射之禮矣猶懼其一於嚴而情不通則其教有難入矣故又考鍾擊鼓秩然

有倫使入乎耳感於心而辟廱之樂謂如春風和氣之薰蒸所以涵養其性情蕩滌其邪穢優游變化自成其德爾雖然禮樂本於人心非自外也故曰論曰樂文王本之此心一天理中和之極故發之於禮樂自然中正和平有以感人心於和樂也苟無中和之本而徒事其文焉其如禮樂何故曰優中正而樂和平可謂達禮樂之本矣

○魯頌泮水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臣若水通曰此詩頌魯僖公脩泮宮之教也教以和樂爲主和樂則感人心於易從易從則教化行而人才出矣故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寛謂之寛者即和樂之意也泮水之詩言魯侯戾止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方其莅學敷教之時假之言笑以通其情斯時也威怒爲之泯然惟循循善誘而教養之爾然和樂豈假於外哉實本諸心爾故記曰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鄙詐一入[illegible]心安得和樂心不和樂施之教者又安得而和樂哉故必敬而後鄙詐消鄙詐消而後中

心自然和樂而施之教者亦無一不和不樂優
而游之使自求之如春風着物生意勃然矣
故人主之和德實學校教化之本也

○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
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

臣若水通曰凡教自上出者也天子天下之
主故必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也小學者小
子之學也公宮南之左者東南方也生長之
地也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十五歲入焉郊者
郭門之外也辟璧也辟廱環學宮皆水如
璧之象頖宮者半水也

○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臣若水通曰樂正掌教之官也術者道路之名也詩書禮樂四者皆入德之路也故謂之四術造士者造就選士俊士而成之也樂主發禮主收故宜於春秋也詩主暢書主藏故宜於冬夏也主乎一而三者輔之也王大子適子也王子支子也群后諸侯也適子長子也俊升於學者選升於司徒者也以齒不

以貴所以興讓也禮義之相先也

○文王世子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擧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

臣若水通曰語論才也郊大學也有德者謂之賢有能者謂之才即事也言者數奏之言也曲藝有一長者也又語再論也古者即學論人之法尚賢而用才故德進爲先事擧次之言者事之緒餘故又次之曲藝則僅能一技故爲下此論人之序也雖然以德以事以言以曲藝者並賢無方隨材器使聖人之仁不遺乎物也惟我

朝明之敎如天地之覆載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無物不育如大匠之於群材大則大用小則小用而無遺與成周之法同一揆矣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

臣若水通曰此天子視學之禮也於大明之時鼓徵召大衆之至而後天子至焉遂命有司行事舉禮以祭先師先聖所以報本不忘學之所自致崇儒重道之誠而身親視學焉以爲教者也自漢以來目視學爲異事故不

曰視學而曰幸學視者親臨之辭所以著重
敎也幸者寵遇之辭所以見尊君也君尊而
崇師重道之意殺矣爲人君者可不知所重
乎

○學記古之敎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臣若水通曰古人立學二十五家之閭曰塾
五百家之黨曰庠萬二千五百家之術曰序
三者皆小學也於國中而后曰學此大學也
隨地之遠近而有大小之學學所以明人倫
也人倫者理也無非敎之以天理也是則無
地而非學無學而非天理矣竊觀三代以後

漢至武帝始立太學宋至仁宗始有郡學我
太祖立國子監於未登極以前之三年立郡縣學
於登極後之二年至於八年即立社學其與
家塾黨庠術序國學之名雖不同而實一也
先教於社學而後入鄉學貢舉於鄉學而後
入太學先王教學之道至是大備矣所貴者
明天理人倫以復其性之固有者爾

○學記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
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
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
之大成

臣若水通曰中年閒一年也離絶也群者朋儕也古者學校逐年比較之法每一年必有入學之人閒一年則進退可知矣於是考其進否之藝服以又申其說以爲一年所視者離絶其經書之句讀辨別其志向之邪正三年所視者敬其所習而無怠忽樂其朋徒而無睽貳五年所視者博習而無限制親師而知嗜好七年所視者論學之微取友之益夫然則學已小成者也至於九年知類通達而義理無不明卓然強立而外物不能奪此之謂大成夫曰經曰業曰群曰習曰學曰類是

所謂業也曰志曰敬曰樂曰博曰親曰通達曰強立是所謂德也德業合一先王之所以敎而學者之所以學而成其賢者也今之所敎學者不越乎記誦辭章之間豈可謂之成賢哉

○學記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敎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敎之所由廢也

臣若水通曰學之所由興者有四焉屬於師者三曰禁止其未發之非一也告之以當可之時二也不陵犯節次而施之有序三也屬於友者一曰彼此相觀而摩厲以善是也學之所由廢有六焉屬於師者三其一曰發然後禁而扞格不勝其二曰過然後學而勤苦難成其三曰雜施而使之壞亂屬於友者三焉一曰孤陋而寡聞二曰燕私爲朋以逆其師三曰燕遊邪僻以廢其學由是觀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由師而成者然師之爲教止於大綱而朋友講習之益尤多也古

人重朋友之樂其以此夫

○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臣若水通曰十二律管者正五聲之具也五聲者作樂之本也樂之本由人聲起也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六律者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六陽律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六陰呂均之皆可以言律此云六律者陽可以該陰也十二管者十二律呂之管所以候氣者也還相爲宮者以十二律吹之而爲聲迭相爲宮也夫十二律有吹有候吹之以審聲之高下候之以審陽氣之升

而爲之調變以取中也吹以審於聲候以審於氣則無不和而可被於八音爲樂其管止於十二者律之正管十二也變律非正律閏月無中氣故不候也候氣應而吹其管則中聲在是矣其爲宮也惟十二正律各自爲宮以階五聲之正而周流以徧故爲六十調蓋六十調者十二宮也然每宮起調畢曲乃以二變聲濟五聲之不和以六變律續蕤賓以下之不及所以然者無非欲其聲之和夫宮者君也十二宮者皆君德之所吹也故律管之灰半出者爲和氣全出者爲猛氣不能出

者爲衰氣和氣者其政平猛氣者其臣縱衰氣者其君暴曰別月異以其天與人君亦相感應如影響然也作樂之功用豈小也哉

○樂記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政刑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臣若木通曰道猶理也君民相感之際微矣故先王於感人心之道必致其謹焉是故禮樂政刑不同而理同歸於感人心而已爾夫恭敬辭讓人皆有是心也而無以理之或失則過或失則不及矣故禮以理之使無過不

及存志正矣既有是心又不能無聲聲而不和至於乖戾則無以宣其志之中和故樂所以和其聲也禮制樂作感人者具矣其有不一者以是乎有法制禁令之政焉以一之又不齊則有墨劓剕宮大辟之刑焉以防之果何

蓋事雖殊而所以爲民使循乎天理之正其極則一也後世廢棄禮樂專尚政刑是驅民於罪戾之歸豈先王之意哉嗚呼禮樂刑政出於一此先王之世所以治也禮樂政刑岐而爲二此後世之所以亂也爲人君者可不愼乎

(一)樂記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臣若水通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本無不正也情蕩之也情本無不中也欲誘之也欲非自內生也形累之也是故有形而后有欲有欲而后失其情情蕩而性鑿性鑿而人道乖欲動情勝賊滅無倫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有憂之制以禮樂推而達之天下使自得之禮以制心樂以樂心則口腹耳目之欲不流矣欲不流則好惡之情以平而不蕩各得其中正而性復人道其有興矣此禮樂之

用所以爲大也哉

○樂記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萬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臣若水通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天地之序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之和也和故氣行而物化序故質定而物分此天地自然之禮樂也先王仰觀俯察而有得焉禮樂所以興乎禮樂何以由天地制作也樂也者聲也氣之所爲也是故擬之天道焉禮也者形也

質之所爲也是故擬之地道焉天地之和序盡形於此由是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天地奠位而萬物生參贊之能事畢矣夫何以致於是也天地聖人之道一也先王得天地之道焉合氣與質道之至也和序生於其心繼之以器以文而禮樂出矣禮樂出而和序之心盡矣先王之教何莫非天地之所爲哉是故其始也則深體之其中也則效法之而其終也則參贊之天地聖人其體一也而禮樂也者所以合天人之蘊者也噫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過

則暴亂其斯之謂歟

○樂記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嚴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臣若水通曰斯須暫時也致者中庸致中和春秋致女禮致爵之致言推而達之於彼也子諒慈良也入謂主之也先王禮樂之化神

質之所爲也是故擬之地道焉天地之和序盡形於此由是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天地奠位而萬物生叅賛之能事畢矣夫何以致於是也天地聖人之道一也先王得天地之道焉合氣與質道之至也和序生於其心繼之以器以文而禮樂出矣禮樂出而和序之心盡矣先王之教何莫非天地之所爲哉是故其始也則深體之其中也則效法之而其終也則叅賛之天地聖人其體一也而禮樂也者所以合天人之蘊者也噫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過

則暴亂其斯之謂歟

○樂記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嚴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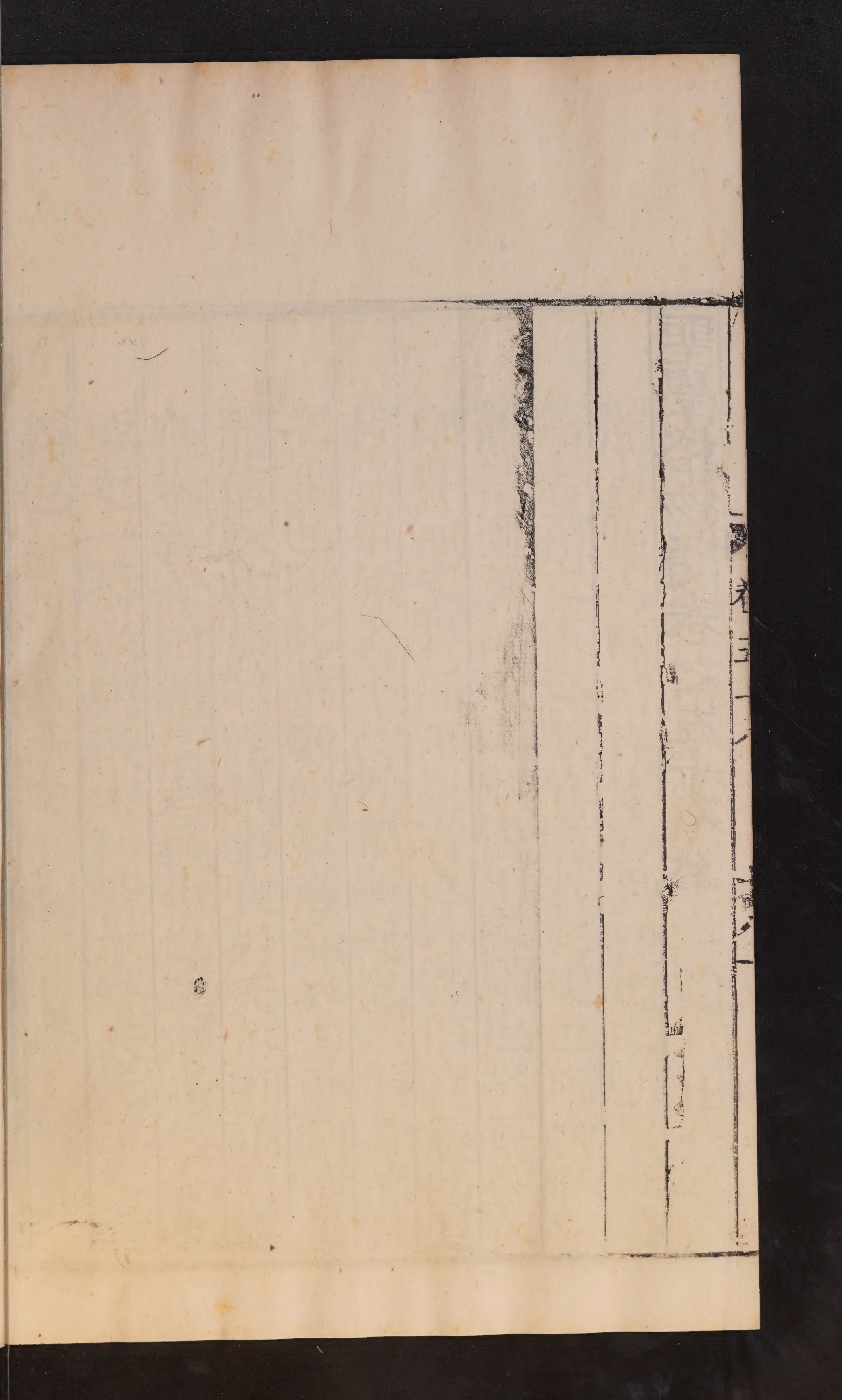
臣若水通曰斯須暫時也致者中庸致中和春秋致女禮致爵之致言推而達之於彼也子諒慈良也入謂主之也先王禮樂之化神

矣哉蓋先王不能斯須去身推而達之天下
亦不欲其斯須去焉廣禮樂之教以成其
化也是故樂由中出故推樂于民以治心禮
自外作故推禮于民以治躬樂推則民化之
易直慈良之心生矣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
久則天天則神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矣禮推
則民法之故莊敬莊敬則威嚴威嚴而無易慢之
心矣威嚴則和樂和樂而無鄙詐之心矣夫易直
慈良之生也心之治也和也而樂而安而久
以至信且威焉躬其有不莊敬者乎莊敬威
嚴之著也敬也而和而樂以至易慢鄙詐皆

泯焉心其有不和樂者乎易直慈良之或未
至也則安久天神之機或幾乎息鄙詐易慢
之或主于内也則莊敬和樂之著必有泯然
而滅者矣是故心所生也治心也亦所以治
躬也治躬也亦所以治心也合内外之道也
知内外之合一斯可與語禮樂之全教化之
備矣
○禮運曰先王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
之實也
臣若水通曰天地間之祥瑞無不至焉者
豈無故哉其禮樂之感應也是故先王脩

天理秩然之禮於心以達其適宜之義於事體真實之信於心以達其和德之順於事忠信者禮之本也順宜者義之道也脩禮所以體信適義所以達順體用之謂也故其瑞應即順氣之實而可見者也抑體信達順之道程頤推原上下一於恭敬是也信順者恭敬之謂也以此恭敬脩其禮節於吾身則謂之體信以此恭敬達其事宜於天下則謂之達順朱熹曰體信者致中也達順者致和也要之一恭敬與致中和皆不外夫先王之禮義也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十八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十九

學校二 禮樂政教附

○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五典以佐王擾邦國訓萬民一曰父子有親二曰君臣有義三曰夫婦有別四曰長幼有序五曰朋友有信

臣若水通曰此吳澄所補缺文也邦之五典者五品之人倫凡邦國人人所同有者也故司徒立此五典而佐王馴擾邦國以訓萬民使習熟敎化五品遜而百姓親焉五典者父子有親也君臣有義也夫婦有別也長幼有序也朋友有信也親義序別信乃出於人心

之同然故以是敎之非强其性之所無也特因人之所固有而敎之爾爲君師有敎人之責者盍亦思之哉

○地官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敎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敎之和

臣若水通曰禮樂之功用大矣禮也者理也心存乎理則邪妄之私釋而無不中矣樂也者樂也心得其樂則淫蕩之情平而無不和矣故聖人之立敎必先務焉禮以理之樂以樂之致天下於中和而敎化之事畢矣

○春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

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臣若水通曰成均者五帝之學名也以典樂之官掌成均之法者樂有聲音度數可以養人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也故聚公卿大夫之子弟於國學而使士之道明德立者教之死則尊之爲樂祖祭之於瞽宗不忘其所教也中者心不偏倚和者情無乖離祗者肅敬之謂庸者平常之謂善事父母爲

孝善處兄弟爲友此之謂樂德也興者托物
興詞道者直陳其事諷者微言以寓意誦者
吟味以達情自言其志曰言因問而荅曰語
此之謂樂語也雲門大卷黃帝之樂大咸帝
堯之樂大磬大舜之樂大夏大禹之樂大護
成湯之樂大武武王之樂此之謂樂舞也教
之樂德以養其易直子諒之心教之樂語以
慎其溫厚和平之發教之樂舞以動盪其血
脉流通其精神則其中和之德成矣然則禮
樂之功用其至矣哉

○地官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

之其鄉吏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

臣若水通曰鄉大夫者六鄉之長也鄉吏者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也教法者大司徒之職十二教以下也德行者德之行也道藝者六藝也道之藝也二業並行先王之所以教也

○春官大宗伯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臣若水通曰樂由陽來禮以地制皆本於天地中和之至故能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也

由是以之事鬼神則郊焉天神假廟焉人鬼享以之諧萬民則群后讓庶尹諧以之致萬物則百獸舞鳳凰儀聖人制禮作樂所以參天地賛化育者如此其教化之至矣

○論語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臣若水通曰此章孔子叙政教之本末也道引導之也政者法制禁令也刑者墨劓剕宮大辟之五刑也德者得於心之理也禮者見於人倫日用之體也皆一理也以其設施乎此以正人者謂之政以其禁違乎此以罰人

之過惡者謂之刑以其心得乎此者謂之德
以身履乎此者謂之禮但政刑制乎外者也
故引之以政令如令民以孝弟則民宜有以
自正其不孝不弟矣其有不率正而犯法者
則有不孝不弟之刑以一之使不外乎孝弟
之化則民苟免其不孝不弟而未能得孝弟
之真心故未有愧耻也德禮感於中者也故
引之以躬行心得之理有孝弟之真心以感
之則民宜有以觀感自得孝弟之善念矣其
有淺深不同者則有盡孝盡弟之實事以
一之使同歸孝弟之禮則民履於身得於

心既耻於不孝不弟而又有以至於孝弟之
至善矣然則人君爲治以化民者豈可徒恃
其末而不務其本乎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
以正孰敢不正

臣若水通曰季康子魯大夫帥猶引也康子
以政問於孔子欲知爲政之道孔子則因其
問而對之言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
正也然欲正人之不正必先自正其身蓋必
自其念慮之微以至於號令之發念必正念
言必正言行必正行有端莊方直之公而無

偏倚反側之私則所謂正矣然此正乃人心之本體天理之極致也子旣帥以正則有以感其同然之心興其固有之善孰敢有不正乎故無反無側會極歸極自有不能已者矣

○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臣若水通曰此章言旣富之後不可無學校之教乃致王之本也然而學校之教莫重於人倫而人倫之中莫切於孝弟孝弟乃人之眞心人之所同有者也故因心之愛敬而以孝親悌長之道根於天性者而三令而五申

之致其丁寧之意以發其天性之真則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自五十以上頭半白黑者可以不負於背戴於首勤勞於道路矣此義明則推之五倫皆明所謂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親親長長而天下平矣雖以堯舜之治其所以成協和風動之化者亦豈有外於此哉此孟子於齊梁之君獨致意於此也求平天下之要道者尚於此圖之

○孟子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告滕文公以三代教人之法也夫井田立而衣食足矣先王即立庠序學校以教民於其間夫所謂庠者以養老爲名所謂校者以教民爲名所謂序者以習射爲名在夏則曰校在殷則曰序在周則曰庠三者皆鄉學也若夫學則在殷者猶在夏之名也其在周者猶其在殷之名也皆國學也鄉學國學之名雖不同而明人道之序其實則同所謂人道之序者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是也五者雖不同而同一人理也天理明則人道明

而親義別序信發乎心感乎民民感而化之親義別序信之心油然而生有同體之仁百姓親而五品遜矣蓋教民之道有所以感之者也後之鄉學國學猶古也其講說親義別序信之道猶古也而小民未見其親者何哉徒有其具天理不明人心不正無所以感之者爾人君可不求立教之本乎

○孟子曰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臣若水通曰后稷名棄有虞養民之官樹亦種也藝植也契亦舜臣名司徒掌教之官也有道言有秉彞之性也孟子告陳相言舜之時水土平然後可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可以施教化故后稷教民樹五穀而人民各得其養矣然不教則放逸怠惰而失其所有之常性入於禽獸之歸故使契爲司徒教之以人道之序所謂人道之序者非他也天理也天理存之心發而爲親義序別信見於父

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也放至勳功也史臣稱堯之功大而孟子因以爲堯號又引堯言勞而勤於是者則勞之來而歸於是者則來之邪者枉者而悖於是則正而直之輔以使之立翼以使之行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之堯之命契爲司徒如此其詳且盡大抵皆於此心此性此秉彝上致力因人之所固有而抑揚反覆以覺之爾有君師政教之責宜深體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

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臣若水通曰孟子此章論政教之道而重於教言爲人上者有仁德之言出乎身加乎民發號施令非不能令行而禁止也若夫有仁之聲聞積之於平素播之鄉黨朋友則有以入人之耳感人之心淪於肌膚入於骨髓故人得之爲尤深也紀綱法度之施出乎上布乎下非不能正其邪禁其惡也若夫有善教行乎學校明禮義則化之所及民之所感尤爲深也此善教何以得民之深哉蓋善政制之於外故民畏其威而不敢犯善

教則感之於内故民愛其德而不忍犯也善政則以下奉上而民財得矣未有得其心也善教則以誠感誠而民心得矣而財亦不能外也畏之者外愛之者内也民財者外民心者内也其得民之淺深此其所以有不同乎爲人君者本之以仁聲行之以善教則入民而民心得其於政令之末蓋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可不務哉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

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
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
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
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
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
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
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
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
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
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
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

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

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

臣若水通曰古之學者成於樂　詩曰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札其知樂君子也歟於其歷代之音列國之風旣皆稱賛而品列而韶之一樂獨賛其天地之覆載爲盛德之蔑加信乎見之眞也夫子在齊之嘆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札之見其殆庶幾乎若夫歌陳而譏

于無主固也至於秦則有主矣歌秦而止謂之能夏而大不替其美者何也札之意其有所感而憾者矣嗚呼聞其樂而知其德君子所以差等百王也可不慎歟

○襄公三十一年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

臣若水通曰學校者人才之所由出公議者公道之所由行治化之基也天下一鄉之積也春秋敎衰鄭之鄉校僅存元氣猶在爾

人猶以其議執政而欲毀之不亦異乎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夫又焉往而非自得師子產於是乎知學矣他日亦嘗告子皮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子產其知學矣夫知學者然後能教人可不務乎

○昭公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臣若水通曰韓宣子晉大夫聘問於魯太史官名周禮周道也宣子見易象之卦義及魯之

春秋而嘆周之道盡在魯盖易以明道之時
春秋以明道之是非皆道之所寓者也聖人
既往道在遺經誦言而忘味者鮮不以為糟
粕無用而教微矣宣子一聘魯得大道於遺
編而知周公之德之盛與周王之所以興可
謂善觀書而不泥于書者矣
○昭公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曰吾
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晏子對曰禮之可
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
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
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

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
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
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禀於天地以爲其民也
是以先王尚之

臣若水通曰禮者道之體而教之本也國有
禮則治無禮則亂人有禮則順而善無禮則
逆而惡晏子告齊侯不越乎君臣父子兄弟
夫妻姑婦之間可謂知禮之要矣其曰先王
所禀於天地以爲民者既有以見夫命于天
性于我而教于民者又有以見道教之大原
出於天不可易也柰何景公徒善之而弗行

自夫此禮不行於君臣也而上下紊自夫此禮不行于父子也而國本隳自夫此禮不行於兄弟也而同氣手刃自夫此禮不行於夫婦也而嫡庶混自夫此禮不行於婦姑也而誶語反唇教不立禮不興國安得而不亂乎當是之時大夫陳氏厚施于國齊之亂萌矣由禮之壞也夫禮也者理也道之體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故其化行 臣不勝

顒望於

今曰

國語周語景王鑄無射單穆公曰先王之制鍾

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愼之

臣若水通曰鈞所以鈞音之法也以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爲鈞法百二十斤爲石律陰律陽律各六以正五音之法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衡有斤兩之數皆生於黃鍾黃鍾之管容秬黍千二百粒粒百爲銖是爲一龠龠二爲合合重一兩故曰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出出於黃鍾也小謂錙銖分寸大謂斤兩丈尺先王作樂以宣敎化而關石和鈞律度量衡器用由玆焉出故曰黃鍾萬事根本傳曰

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今其時矣伏望

聖明考先王黃鍾之制以興禮樂之化追三代之

治天下幸甚

○周語伶州鳩曰有龢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

臣若水通曰伶司樂官州鳩其名也作樂則氣和故可以殖財也中德中和之德舞也中音中和之音也合神人謂祭祀享宴也聽從也先王之作樂也將以平心宣化阜民殖財昭格天神也如匱財罷民以逞淫心聽之不

和比之不度惡在其爲樂哉周景王欲鑄無射建崩而鍾不和失其道矣爲人君之尊莅中國而操制作之權者可不愼其禮樂之本乎

○伶州鳩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爲和

臣若水通曰此言聲音之道與政相通也夫樂者和也和生於心感於民者也苟樂作而民有怨咨則何以成其和氣而達諸聲音乎故功成治定而禮樂可興爲人君者其可不愼其所以和民心之道哉

○齊語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

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暴淫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脩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

臣若水通曰鄉長鄉大夫也復白也周禮正

月之吉鄉大夫受法於司徒退班於鄉吏以
考其行脛本曰股肱臂也大勇爲拳上君長
也後爲也夫聖王之立教化必始於鄉矣鄉
大夫者所以傳君之教以達於民令其父兄
教其子弟因其土俗通其性情故子弟之從
之也輕夫鄉人之善也鄉大夫必知之鄉人
之不善也鄉大夫必知之故考於鄉大夫而
鄉人之善惡可知矣此三代所以成材之易
而鄉舉里選之法所以行乎君人者欲法三
代之治必復舉選之法欲復舉選之法必復
鄉大夫之教焉

○漢高帝六年帝悉去秦苛法爲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劒擊柱帝益厭之孫叔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孫叔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

臣若水通曰大亂之後必有大治三代之禮雖隨時損益然而皆緣性情而設故三千三百無一而非性也叔孫通以此時而復三代之禮皆順人之情性其從也沛然矣況漢初去古未遠禮樂雖壞於秦文獻則固有可考

者也叔孫失此不圖而徒竊古禮之糠粃且與秦儀雜就之雖能少正擊柱之狂而禮樂自此壞矣古禮之不復見於天下其由於叔孫通乎有志之士至今惜之

○漢武帝建元元年十月董仲舒對策曰古之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臣若水通曰古之王者南面而治如天運於上亦無爲也立學分教如元氣之行於四時

示有功也是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人將格心矣仲舒以是而欲行於武帝之世其如天地之德元氣之運何哉

○漢成帝綏和元年劉向說成帝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教化所恃以爲治刑法所以助治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

臣若水通曰胡寅云劉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真萬世定禮樂之本也故有仁心

者心之所履而叙則爲禮禮之文成矣心之所樂而和則爲樂樂之文成矣故禮樂者由心生者也劉向之學於此盖未之講爾而欲教化天下難矣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十九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六十

學校三 禮樂政教附

○晉元帝建武元年戴邈上疏以爲世道久喪禮俗日弊猶火消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謂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帝從之始立太學

臣若水通曰學校之教風化之本國之元氣也采芹泮水魯之所以盛青衿城闕鄭之所以衰而治亂係焉晉元即位之始而邈勸以立學可謂知風教之先務者矣第惜太學雖立徒有師儒之名而無作人之本爾夫作之

者人也教由人生者也晋之一代無一真儒
無惟其然哉
○晋成帝咸康三年正月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
懷以江左寖安請興學校帝從之
臣若水通曰袁瓌請興學校蓋知轉移風化
之本也教弛風頽蔽固已久上無精一執中
之君下無反身一德之臣教道所以終於不
振也惜哉
○晋孝武帝大元五年秦王堅作教武堂於渭城
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祕書監朱
彤諫曰陛下東征西伐所向無敵四海之地十

得其人是宜偃武脩文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
鬪之術殆非所以馴致昇平也堅乃止

臣若水通曰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
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
行堅不務崇禮教以立國而徒作教武堂專
意於戰鬪之術充其類不至於糜爛其民不
已也堅誠禹虜也哉又烏足以語昇平之致
治也

○晉安帝隆安三年三月魏吏部尚書崔宏請置
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魏主珪
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

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

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于今不可勝

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信之命郡縣大索

書籍悉送平城

臣若水通曰代北之俗尚武魏主珪因崔宏

請置博士增國子太學生三千人聞李先書

籍益人神智之說則太索書籍可謂崇文之

主矣獨不知所謂神智者人之虛靈天之聰

明也書籍但能開發之爾不然則自書契以

來世有滋益何神聖之寡耶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豫章雷次宗好學以處士

徵至建康爲開館于鷄籠山使聚徒教授帝雅
好藝文使丹陽尹廬江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
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幷
次宗儒學爲四學

臣若水通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理一而已學一而已一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正學也外此而二三焉則所謂異端也故古之爲學者一今之爲學者四夫道一本也本一而四支之支則離離則去道遠矣此大亂之所由起乎宋文雅好藝文而幷立四學則其學之二三而不得其正可知

矣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其宋文之謂乎

○宋明帝泰始三年魏始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員從中書令高允相州刺史李訢之請也

臣若水通曰五胡兵爭之日但以竊據爲事不講教學久矣魏起北荒數世之後始及此擧嗚呼何斯世之不幸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小人不得蒙至治之澤也然而斯文命脉墜而復起此臣所以既悲之而復幸之也歟

○齊高帝建元元年四月給事黃門郎清河崔祖思上言以爲人不學則不知道此悖逆禍亂所

由生也今無員之官空共禄力彫耗民財宜開
文武二學課臺府州國限外之人各從所樂依
方習業若有廢惰者遣還故郡經藝優殊者
待以不次又今陛下雖躬履節儉而群下猶安
習侈靡宜褒進朝士之約素清脩者貶退其驕
奢荒淫者則風俗可移矣

臣若水通曰五代之風至此衰廢極矣建學
以明道崇儉以移俗崔思祖一言及此如盧
醫扁鵲之良劑欲回生於久病氣息奄奄之
際也其亦賢哉

○齊明帝建武二年八月魏金墉宮成立國子太

學四門小學於洛陽

臣若水通曰小學所以養其正也太學所以成其賢也自少而長大人之事備矣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由赤子之心養之而不失聖人之教也魏徒立學而未聞所以教之學者何事其亦未之知本者歟

○梁武帝天監九年幸國子學親臨講肄詔皇太子以下及王侯之子年可從師者皆入學

臣若水通曰梁武帝以佛法隳政而不知聖賢大學之道者也一旦視學而有此詔其亦秉彝之良心不終寂滅者歟使其因此而覺

悟以反正焉豈至有臺城之禍也哉

○梁武帝大同五年魏丞相泰於行臺置學取丞郎府佐德行明敏者充學者悉令旦治公務晩就講習

臣若水通曰語云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言仕學之合一而餘力可相及也然則立學旦治公務晩就講習其亦近是邪賢於後世仕學分爲二途者遠矣雖然即公務而學無不在者孔門執事敬之謂也何有於旦暮之分哉

○唐高祖武德七年二月己酉詔諸州有明一經

以上未仕者咸以名聞州縣及鄉皆置學丁巳
上幸國子監釋奠詔諸王公子弟各就學
臣若水通曰唐承五代之餘風俗澆漓甚矣
有王者作則學校之興豈容一日緩乎高祖
遲遲於七年之久始以明經舉士立學校於
天下其志意之趨向可知矣故終唐之世溺
於詞章正學不明真儒未見豈非垂統者之
咎歟我
太祖高皇帝南平元亂而教化大興彝倫攸叙翕
然反正其賢於唐遠矣傳至百六十年其流
弊之漸不能無也端本澄源一洗卑陋而新

之惟
聖明留意焉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二月上大徵天下名儒爲
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已
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增廣生員自屯營飛騎
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
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
昌吐蕃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
八千餘人
臣若水通曰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先建學
立師以主教化者也然學之要不過明倫而

成德達材他日達而致君澤民此其至矣唐
太宗幸國學增生徒使屯營之士蕃夷之子
翕然從教誠可謂盛矣然博士明經不越乎
口耳之間而所藏乎身者不恕一時觀聽之
美何足取乎願治之君尚其思之哉

○唐代宗大曆元年正月勅復補國子學生自安
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頹壞祭酒蕭昕上言學校
不可遂廢勅復補之

臣若水通曰學校不可一日而不設倫理不
可一日而不明唐自安史之亂學之廢也久
矣教基既墜人心不天如之何而望世之治

也迨夫蕭昕上言而肅宗勑復斯文亦幸其
如綫而不絶歟
○周太祖廣順三年六月蜀九經板成自唐末以
來所在學校廢絶蜀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
館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
復盛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治亂係乎人才之盛衰
人才之盛衰由於學校之興廢五代亂亡之
際孰知學校之當興哉蜀主從毋昭裔之請
遂致文學復盛宜其獲得人之效也然卒未
聞有補於治者何哉良由所謂盛者特文辭

之士焉爾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其弊
有自來矣使以得德行而用之其功烈豈止若
是而已邪嗚呼文藝盛而聖人之道衰矣主
學教者可不擇乎

○周世宗顯德六年命竇儼討論古今考正雅樂
王朴素曉音律帝以樂事詢之朴上疏以爲禮
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
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是以禮樂脩於上萬國化
於下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用此
道也

臣若水通曰禮由內履樂以內和夫然後形

於身發於聲教於天下而已王朴以禮樂分心形內外因襲漢儒之陋而失孔子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之指矣周世宗命儒臣考制度正雅樂不可謂無志但禮樂本於仁積德百年而興恐亂亡之世仁德之學蓋未之講爾如用之則自一身之禮樂不可斯須去者始焉可也

聖學格物通卷之六十終

